

情洒南泥湾

雷元富◎著

海天出版社

情洒南泥湾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洒南泥湾 / 雷元富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08.1
(四季风文丛)

ISBN 978-7-80747-165-3

I. 情… II. 雷…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9589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策 划: 纪志龙 责任编辑: 何志红

责任技编: 钟愉琼 装帧设计: 海天龙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0755-83461000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3次印刷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开 印张: 5.625

字数: 130千 印数: 10001-13000册

总定价: 120.00元

(共5册, 本册定价: 1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尽其人真诚 其文亦真诚

史小溪

老友雷元富拿来了他厚厚一摞打印工整的书稿，这是他即将由南国海天出版社出版的《情洒南泥湾》一书。他叮嘱我给书稿写个序或什么之类的东西。他心境阔爽，我听了也格外舒畅。虽然我正受一家出版社之托编撰多卷本中国西部散文精选，处在辛苦劳顿的跋涉进程中，但我还是欣慰地答应了下来。过去我曾在省、地一些报刊断续看到过他写的一些散文，听说他在这一段等候市上另行安排工作的疏闲日子，一直在奋笔疾书，写散文，写回忆性札记随笔。我完全能理解坦荡如砥的他，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伴着他的笃志勤学，造就了他多方面的才干睿智和洞察力。他写东西，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言为心声”，是为了写自己的心境。

西班牙著名思想家乌纳穆诺·胡戈说：“人总有一种寻求永恒生命的向往。”这“永恒”是指“生命的极度充实与完善这一层境界”。雷元富的记、叙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他珍惜我们生活里的湿润的“蛙皮”，带着生命的尊严和感动，启迪自己也滋润他人的心灵。（俄罗斯的一则童话《青蛙公主》寓意我们：即使历经坎坷也要时时保持蛙皮的湿





润，如果抛弃了“蛙皮”，我们将与古老的传统和生活的本质失去联系。)

“日月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语)有15年了吧，我极偶然地被选为那一届县级延安市的人大代表，到延安市南川包括南泥湾在内的几个乡镇调查学习，认识了雷元富，我们人均一册拿到由他编写的《南川致富典型50例》。那时他是南泥湾镇的党委书记，从山东淄博市博山区挂职学习回来不久，学到了“胆子再大些”、“思想再解放些”的山东农村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把“看群众收入”作为南泥湾快速发展的衡量标准，在南泥湾搞起六大项目的科技示范。就在南泥湾镇的桃宝峪，一位养安哥拉山羊的老农民专业户向我们讲述了他畜牧的羊只冷冻精液配种新技术，收入大幅度增加……几年时光，南泥湾由地市科技养殖示范点成了陕西省科技示范镇，又被国家科委列为科技示范镇，省、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给予他们高度评价，《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国家媒体不断向全国介绍他们发展创新致富的路子。

雷元富在南泥湾奋战十几年，南泥湾的老百姓这样评价：“雷在南泥湾的十多年是南泥湾变化最大、群众收入最多、科技水平提高最快的十多年。”历史的记载是：当时农户的人均纯收入由600多元升到1850元。

后来他到了区委，当宣传部长、常委。那年我到我原籍那个甘谷驿乡镇，又极偶然地听到老家的乡亲对他有口皆碑地传扬：在包扶的那个乡镇点，春节他踏着半尺深的积雪与镇书记一道带着慰问品去一个村看望一位80多岁的孤寡老婆婆。当在水井旁他找到老人，看到她正吃力地提水时，他感到一阵巨大的忧伤、悲凉，也震怒了……在老人家里，他

掏出自己的500元，让村干部必须落到实处，负责给老人拉煤、雇人给老人担水。（这也许是他对那位在茫茫人海中杳然消失的“干大”的又一次回报）……对如此这样一个人，你能拒绝给他的文字写点什么吗？！

认真读完雷元富的这些散文和回忆笔札，我感到它最突出的亮色是真诚和趣味。

真实并非真诚。真诚之情是内心深处滋长的一种不可抗拒的热情，一种对生命渴望的巨大力量。哪怕它有点迷惘、伤感，透露出几分生命的惶惑和处境尴尬。雷元富的《干大》、《告慰干大》正是这样之作，它是具体身世的“第一传记”，也是对劳苦大众那种夹带泥土庄稼气息的美好品质的感发。它朴实无华，真诚之至，犹如陕北山坡上生长的洋芋蛋子，笃实其根柢，给人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力。长途跋涉后，逃荒要饭的一群人拥挤在浑浊脏乱的车站候车室，而一个14岁的孩子因买不到车票已拖在这好几日了，饿得头昏眼花，身上仅剩六毛钱，再无钱买车票了。乞丐群中一位素不相识的干大把自己乞讨来的皱巴巴的一块五毛钱慷慨地交给了他……干大在他窘境中表现出的义举，是一种用金钱无法买到的东西，是一种风雨沧桑不能冲刷掉的东西，它朴素崇高，永恒而不朽！正是这“一块五毛钱”滋润了他的心田，给了他与穷人患难与共的精神灵魂的蜕变，使他从此刻苦求学，助人为乐，济贫帮困，热爱百姓，对贫穷山民们充满同情关爱之情。《告慰干大》就是他这种蜕变的心灵之声。也许，作为一种文本尚显出些许线条勾勒过粗、欠精致之褶皱，然而它所昭示出的灵魂救赎的强烈渴望，焕发出博大凝重的人性辉光，不能不给人一种久违了的阅读感受。

《任家塬有块未立的碑》、《含泪的喜悦》、《老右蹲





点记》等篇，也以一种骨格、勇气，或对创业者励志，或对下层贫民、“弱势群体”说话，或对说真话而被流放到“野兔子沟”的“老右”寄予同情。敞开心灵，自由表达，真情实感自由飞翔。这绝非兴之使然，只有陕北乡下长大的人才理解这一类人的蹇涩命运！回想他在那个极左的、到处像驱赶牲口一样驱赶“黑户”的年代，家境穷困，14岁就迫不得已走上逃荒的怅怅“南路”。记忆，尤其是童年和少年的记忆，无疑是上帝馈赠一个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少时的饥饿疾苦已教会了他来自民间的醇厚、勤劳、正义的本色和面对苦难背负苦难的抗争本领。

在写他最后别离南泥湾的《十年征战 挥手告别》一文中，不单其情真切，其气也昂轩，不单有沉郁、悲凉、伤感（正像愉悦、欢欣，人丰富多彩的情感本身并没有美丑之分，而在于它是面对何种对象而产生），还有“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的刚猛，倔强。是的，就要离开自己整整生活工作十多载的故地了，一个数十次荣获地、省、国家奖励的人，一个曾在京都大会上向全国介绍经验的人，一个突然由红变紫——因一个外流躲藏来的“黑户”超生男孩而受到现场大会严肃批评“亮黄牌”的人，情感几多复杂：“突然感到自己混的上无片瓦，下无落身之地，调到延安如何落脚！”“临别了，看看眼前的一切，我很寒酸，在南泥湾干了十多年，搬家走了，全部家产仅有一小工具车，而且还有不少是柴禾……以往觉得自己满可以，现在，我却很伤感！”而谁又会想到一个基层乡镇书记的儿子，被车子撞伤脑神经住院治疗，竟没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以至身上长出了虱子……读到这些，我们感到的是赤裸裸的真情，荡荡如砥的坦诚。不虚伪做作，不失却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寻求，它

就很容易和读者产生感情共鸣。

雷元富不是那种写猫咪叭儿、闲情逸致的人，他鄙弃那些脂粉气、铜臭气、矫饰及浅薄的游戏人生。他的《阳湾轶事》诸一组南泥湾篇什，便是他和这块英雄土地息息相关难以割舍的胞衣。他对陕北、对南泥湾这块万众高唱的英雄土地充满真诚敬仰，虽遇顿挫，穷而弥坚。在他心目中，正是历史上战争的纷乱给了她辉煌壮美也沉淀了她带来了太多的艰难和辛酸，那一架架光秃荒凉或梢林杂丛的山梁，那一道道泥沼勾连野草密布的河谷，在祖先一代代老镢头镌刻的漫长岁月，在中华20世纪硝烟烽火年代，为我们完成了一份万世的景仰，耸起了触人肤热的文化骨架，记录下陕北人文精神的根基和一部浩瀚史诗。

在文章的表述上，我国古代有人曾把诗意、情趣、哲理说成散文的三要素。而其中的趣，囊括童趣，野趣，天趣，乐趣，妙趣，风趣，雅趣，情趣，智趣，意趣……趣就是有兴味，有浓郁的人情味，使人感到愉悦，甚至在某个方面使读者感受到美。明代诗人袁宏道曾说：“世人难得者趣。趣如山中之色，水中之珠，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英国19世纪散文家乔治·辛杰认为：“生活与思想的乐趣，可以战胜以往悲哀的回忆”。袁宏道的《虎丘记》，鲁迅的《朝花夕拾》回忆，冰心的《小桔灯》往事，英国兰姆《伊利亚随笔》中的一些篇什及我们读到的垂钓、对弈，给我们的正是这样美的情趣。

雷元富的笔墨，很有他的“趣味”特色。他率兴而谈，涉笔成趣，情调亦庄亦谐，在戏谑之中包藏着博杂的人世体验，赋予平凡的题材一种不平凡的异彩。《神汉刘二》，写得生动传神，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饥饿难耐之际，为混得





吃一口饭，刘二竟想出馊主意糟害牛只，掀起村人惊慌，后又“解铃还得系铃人”地表演一番，农民自身的狭隘、自私在此表现得活灵活现，令人捧腹。《杨秀才汇报》把那个年月农民学小靳庄“三赛”，老公公与儿媳妇上台演“三句半”写得滑稽可笑。那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悲哀，也是权力者“运动”群众对群众的愚弄。《烂杆批斗会》一针见血指出极“左”年代农村的批斗会，是发私愤，抓辫子，打棍子，胡折腾，野蛮而毫无人性的摧残……动乱，政治风浪，是对人类高尚精神一种毁灭性的扼杀。听一听民间那些警世恒言：那个年月的偏僻穷困农村是：一个“税”，一个“睡”，“寡妇睡觉——上面没人”；村干部是：“坐台小姐睡觉——人换得太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婆姨汉睡觉——自己人日弄自己人”。野趣拙朴，有道是“入木三分骂亦精”！那个荒谬绝伦年代留给人们太多太深的记忆，太多太深的思考。他就是用这种打诨、戏谑的笔调，泼画出一个时代农村的真实现状。自然，若能在情趣中融入更深刻广博的思想和见识，会更耐读咀嚼的。

作为名胜南泥湾的乡镇基层领导，雷元富难免要参与方方面面的接待、陪同，而他所记的这些“接待”文字，风趣诙谐。他记述王震将军重回南泥湾就与众不同。1972年，当年的三五九旅旅长、南泥湾开荒大生产的具体指挥者王震，结束多年的迫害后回来了。地方政府领导把要接见的当年老红军、老八路军事先安排，不准“表现落后”的老红军参与，还对如何回答首长统一了口径。没想到事情走漏了“风声”，王震旅长当年的生活副官杨雪山赶了七八十里山路，悄悄溜进被接见的队伍。作者是这样写的：

见到当年的老旅长走过来了，这伙当年的老部下、老

战友情绪激动，杨雪山迫不及待一步冲过去，照着王震的肩膀就是一拳，人们哗地一下围上来了，警卫员开始动手。王震抬头一看，脱口喊道：“杨雪山！”杨一把扭住王震的耳朵：“王旅长！”王震抓住杨雪山的八字胡……

再如，地方领导统一了口径，没想到王震老旅长突然问出了怪招：

旅长操浓重的湖南口音：“弟兄们都有吃的吗？”

“有。”“有穿的吗？”

“有。”“弟兄们都有老婆了吗？”王震旅长关切地问。

回答七零八落，有的说“有了”，有的说“没有”。

这个问题估计地方领导没有想到，没安排，没叮咛，所以回答不一。王震把拳往桌子上用力一拍，大声问道：“为什么没有老婆？是地方领导不关心你们吗？老子们打下了江山，怎么连个老婆也讨不得！”旅长的责问令陪同的地方领导十分尴尬。

人们有理由相信，那种血雨腥风、生死患难岁月走过来的“战友深情”就该是这样。而那些所谓高级记者、著名作家笔下“神采奕奕”、“满面红光”的描写在这种充满妙趣、活力和澄清的气息前显得狼狈不堪、味同嚼蜡。

这毕竟只是雷元富业余涂鸦的“业余”作品。好在他谦虚，勤勉，贵有自知之明。他说：在写作上，我只是个普通“写者”，在理论上更是薄弱者。法国划时代的雕塑大家罗丹说过：“一个人极难同时兼顾两种事业。你的一切的社会活动就是你艺术上的损失。生活中各种力量的抗衡，在丰富着、也无不在消磨他们，使他们很难全力去进行艺术创作。”





以上我多是些勉励的话，也是自勉的话，其实对所有写者（不论艺术散文还是范畴更广泛的记叙文章），都不该停留在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思考上，而忽略其现代意识及形而上的思考与艺术潜质的探究。还有熠熠生辉、鲜明生动的语言，毕竟“略疏文采”是要吃些亏的。

我相信，这本书只是他人生路上的一次回望。“富贵福祥，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北宋张载语）我们永远都在走向遥远的地平线。

写于2007年初冬，延安

关于我

酸甜苦辣的生活经历，五彩缤纷的工作历程，迫使我不得不动笔做个记录，写点东西，这个念头早就有过，苦于忙忙碌碌的工作、千头万绪的应酬、没完没了的零碎活、有始无终的酒场，使人整天疲惫不堪、六神无主，好在组织上这次给了机会，要1956年以前出生的我们几位回市上另行安排，我利用这段待岗的时间，在认真地站完最后一班岗——去浙江台州落实了由我和台州晚报记者崔鹏先生牵线的宝塔区与淑江区结对项目，签订了“南泥湾小杂粮”销售合同之后，又去落实了由《经济日报》欧阳主任搭桥的宝塔区甘谷驿镇小张沟村与江苏昆山市大唐村互帮的项目后，回到延安，静下心来，用笨拙的手，操起久违的笔，开启快已凝固的思维，写点东西，献给笔友，献给同事，献给所有关心我和支持我的朋友们。

写了十多篇散文、小说、回忆录，又写了南泥湾的一些东西，细细一看，就把我在南川工作、进城以前的东西都写了，可以讲时段正好，安排恰当，很少涉及官场，很少是是非非，很少谈论政治，这样处理感到心安理得、无忧无虑。把进城担任农工部长之后作品没有发、没有写，这并不意味





着不写，待到退休，无官一身轻，无活可干时，再给自己找点苦差事，爬桌子，盯格子，顺句子，完成自己一生中最后的伟大工程。

这篇文章我想写一下自己，也权当是本书自序。

1956年，农历丙申年三月初七，我降生在陕西子洲西北角一个叫丰山村的雷氏家族。父母勤劳善良，盼子心切，三十大几喜得贵子，且又是双胞胎，我是老大，还有一个老二。自我出生，母亲喜出望外，父亲喜中担忧，有一种不祥之兆，一直在他的脑海中回旋，他清楚地记得，就在我出生前不久，他在梦中梦见自己掏地，一镢头下去掏出两条巨大的黑乌蛇，其中一条被他用镢头砍成两节。父亲心事重重，为了保证两个儿子健康平安，父亲给我们起了如雷贯耳的乳名，我叫玉皇，那位叫玉帝，玉皇大帝谁人敢动？谁人敢欺？但事与愿违，两周岁刚过，那位玉帝便命归西天，父母害怕了，赶紧给我改名“平安”。事实证明，人还是平淡一些、随便一些好，叫“平安”，我的前半生是平平安安的。

我的小学是在原籍子洲县槐树岔乡老庄山小学上的。在这所学校上学，我感到无尚光荣，因为这所学校是父亲在当大队队长时，力排众议，带领乡亲修起来的，时至今日，学校还保存着那块不很显眼的功德碑。

家庭困难，几经周折，于1969年到临镇，但无法上学，当年在桥沟八一农业机械站、安塞大姐家，虚度光阴，说实在的是混口饭吃。1970年后半年在临镇中学上学，1974年年底毕业，1975年2月参加工作，期间什么鼓也打过。坐过办公室，下过乡，蹲过点，当过农机专干，参加过第一次严打活动，开拖拉机翻过地，驻在粮站收过税，当过财政所长，这就是当时亦工亦农人员任人摆布、苟且偷生的真实写照。

1987年3月调任中共延安市南泥湾区委、南泥湾区公所办公室主任，两年后的1989年2月出任中共南泥湾镇党委书记，一口气干到1997年10月。之后，分别担任区委农工部部长，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2007年8月28日，市委免去我在区上的职务。11月下旬被任命为延安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我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虽乃鸟化金鸡之相，花木亭台之格，家庭穷，地位低，但我一直认为，人与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的人格是平等的，凭本事吃饭，正因为有此底气，在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理直气壮地工作，对藐视我们的那些靠投机钻营走上领导岗位的人，我从不理睬。

我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1989年9月11日，我十分荣幸地给我们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汇报过工作。在南泥湾我接待过李铁映、宋键、陈俊生、傅全有等十几位党政军领导。在柳林的康圪崂村、太春沟山上，两次在现场见到朱镕基总理。1990年上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神州风采》栏目。1993年出席中组部、全国科协召开的全国科技知识培训经验交流大会。2007年中央电视台三次播出我抓科技示范、抓党员培训、参加预备役部队活动的实况。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每遭困境，总有人帮助。李天成书记将我用在公社，有了工作，从而使全家人摆脱困境，过上幸福生活。和我素不相识的南区的张世明书记，作为老伯乐，将我推荐给组织，用在南区，用在南泥湾。在我们镇上计划生育工作失误，被副省长发现、挂黄牌时，是交大的朱楚珠教授向副省长，向延安地、市领导说明情况，使我逃过一难。

我是一个有志向的人。从小立志，要勤奋学习，当干





部，吃皇粮。记得小时候有次母亲问我，长大干啥呀，我脱口而出，好好念书，背上书包当干部。我是那么幼稚，母亲是那么兴奋，也引得一些人耻笑。曾记得我一个人在临镇山上拾猪草，看着蓝天，看着大川，心中想着有一天，我在这里当书记，大手一挥，那多么得意。一会又想，一个临镇算啥，官当的把这道川五个公社都管上，才有意思。于是乎就有了和永斌、子健等几位在玉米地里的狂妄坦言。快毕业了大家都在探讨以后的出路，永斌他们讲：“回去当个教师就满足了！”我口出狂言：“我二十五岁当大队书记，三十五岁当公社书记，四十五岁到县委，五十五岁干到地区。”同学们一阵大笑。这笑声褒贬不一，多有讥笑。实际是二十五岁我没有当大队书记，三十二岁当上公社书记，四十四岁任了区委常委。五十一岁调回市上给个正处级。官不大，我很自信，很满足。1984年，我的老兄、好朋友临镇公社武装部长罗存发调离，三位好友，我、张春发、罗存发长谈一夜。我劝存发工作要有胆有识，作风要雷厉风行。存发数学学得好，在校时同学们称之“华罗庚”，在部队，因头部受伤，说话啰嗦，办事拖沓。我是好言相劝，存发很不服气。我说：“你如不信，我当公社书记了，说不定你还是副职。”存发生气了，说我“你口出狂言，一个揽工人，在你老哥跟前夸海口”。可惜干了三十多年副职的存发，退下来至今还是副科级。

虽有些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但我自豪地说，从参加工作，我没当过副职，办公室主任，公社书记，农工部长，宣传部长，我想，一个人来到这人间，就应有志向，我喜欢那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人不可有野心，但绝不能没信心。野心者投机钻营，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有

志者，勤于学习，勇于攀登，堂堂正正，靠人品处事，靠本事吃饭。

我从内心感激党和组织。在众说纷纭，人们议论社会风气不正、买官卖官的今天，我却没有一点这方面的体会。我的每次升迁，都是在我豪无知觉、无声无息中进行的。记得把我调任南泥湾区委办公室主任时，我在临镇财政所和同事们坐在院子里闲聊，公社办公室的同志说将我调任了，我以为是开玩笑，还和人家打赌，结果输了一条延安烟。在南区工作，我如枯木逢春，旱苗得雨，每天坐着小车，陪上领导，做好笔记，勤问勤写，爱写写画画的我，特长得到发挥。1988年腊月二十三过了，我实在想回家，向区长雷文秀请假，这位忠厚的长者，以其极其敬业的精神笑嘻嘻地说：

“先让远路的走，咱们到腊月二十八再回，正月你迟来几天。”直到腊月二十九。我才回到家中，春节刚过，正月初三电话来了，通知我正月初六上延安参加市上的经济工作会，我感到奇怪。电话上明确告诉我以南泥湾镇党委书记身份出席会议。我问我是书记还是镇长，对方回答书记。“是正书记还是副书记？”“是正书记，谁让副书记参加了？”这次任命我又是全然不知。有趣的是，我担任镇党委书记不久，高坊、桃宝峪村和地区林校发生土地纠纷，我来到延安找市长汇报，到市电力局会议室，主持会议的市长严厉地把我撵出会场，他们七名正副市长竟没有一个认识我的，把我当作上访户，多亏当时的人事局长孙广森说这是南泥湾书记时，才有一名副市长接待了我。从南泥湾调回时，王金玉常委打电话问我：“把你调回了，你知道不？”我说不知道，我顺口问，调在什么地方了？王常委反问：“你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确实不知道，是他告诉我到农工部





的。担任区委常委是在2000年12月初，12月5日中午，区委副书记薛占海打电话告诉我，下午不要下乡，市委组织部来考察。我说：“薛书记不要开这种玩笑。”占海肯定地说：

“谁和你开玩笑，组织部的同志已经找我谈过话了。”不一会，区委组织部打电话通知下午农工部全体人员参加对我的测评、考察。第一天测评考察一结束，第二天照旧下乡。有些同志说，考察过了，赶快跑跑。我笑着说，跑，跑，找谁？干什么？我从来没这个习惯。下午，我从官庄下乡到曲里，黄延林打来电话，我的常委任职市委通过了。到二十里铺，韩烨书记打电话通知，让我到万花山庄参加宣传部长会议。他顺便说了一句，你现在是区委常委了。说公道话，没找过一个人，没送过一盒烟，我的仕途如此顺利，我怎能不相信党、相信组织呢？

作为贫寒家庭出身的我，我满意了，能当上中外闻名南泥湾的书记，能见到总书记、总理，能当上县官，能上中央电视台，能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会介绍经验，能结识那么多的朋友弟兄，能赢得良好的口碑，我已十分满足了。

人到三十不学艺，我到五十出头，伏案写作，每天一篇，实话实说，有点像瞎子养儿——图数，但我愿把我的这些奉献给你，奉献给他，奉献给所有喜欢的朋友。

憨厚老实，心地善良，不图名利，注重友情，富有个性，尊重他人，疼爱百姓，疾恶如仇，不贪钱色，喜欢喝酒，这就是我。

2007年12月19日于家中